仁和中学 成为更好的自己

芳草地

“芳草地”栏目合作咨询电话：89188100

# 青春落墨 溪畔寻光

## ——仁和中学“苕溪风起 故土留痕”主题征文选登

一脉苕溪，流水汤汤；长风过岸，唤醒乡土记忆。风起处，拂过连片桑田，穿过旧日市集，捎来沉淀经年的乡风俗韵。

仁和中学的少年以目光为尺，丈量溪畔山河，看匠心手艺在时光里静静守望，看故土风物随时代缓缓换新。他们读懂离别里藏着的眷恋，看见变迁中蕴藏的希望，在烟火寻常间触摸故土的底色，在一方乡土根脉中寻觅属于自己的前行微光。

行行文字，是少年写给家乡的情书，刻录乡土的今昔模样；也是青春叩问大地的回响，盛满少年独有的体察、感悟与理想。这些文字，是少年眼中的故土山河，亦是他们扎根乡土、心怀热望的成长答卷。

## 龙灯

○仁和中学908班 潘子逸

一束烟花忽然在空中炸响，瞬间点燃了沉沉的夜幕。鞭炮声四起，驱散了夜的寒凉。远处锣鼓喧天，我的思绪被拉到了几年前……

龙灯总是在大年初一晚上挨个光临全村各家各户。伴随着锣鼓喧天，家家都要在门前点燃鞭炮和烟花，以表示对龙灯的欢迎。我犹记得那天龙灯光临我家的情景，不大的客厅满是红色和黄色。龙头的下方有一绺胡须，上面沾满了红色的墨水，据说小孩去拔下一根，就不会害怕任何东西。

我看着威严的龙头，始终没有勇气去拔胡须。龙身是一节节拼成的，每节都是用竹子编成水桶一般大的圆柱体，龙节外包着一层宣纸，上面用红墨水画着龙的鳞片，里头插着蜡烛，透过宣纸沁出温暖的光。

我看着龙灯出了神，觉得耳边的锣鼓声渐渐小了，抬头一看：

龙走了。

龙走远了。

龙越来越远了……

思绪又回到了现在，龙灯要来了。

熟悉的夜晚，熟悉的气氛，熟悉的人。唯独不熟悉的是那条五彩斑斓、绚烂晃眼的龙。龙的全身布满了LED灯，五颜六色，龙头精雕细琢，很漂亮，但是我不太喜欢。

路边有人问舞龙灯的人：“新龙灯怎么样？”

那人回答：“龙很轻。”

旧龙灯是由村里人一竹一木、一钉一卯，用匠心和真心打造的；新的龙灯，是工厂流水线用速度和效率打造的。旧龙灯身上所背负、承载的是老人对童年的回忆和岁月的痕迹，它还承载着淳朴小村庄的人民对幸福和美好的殷切期望。新龙灯的到来，仿佛是在告诉我们，时代要变了，先进的技术似乎正取代古老的手工。同时，那离开人们本心的华丽与精致，又让人感到虚假。

它好不好呢？有人说好，有人说不好。原因都在于时代。有人喜欢岁月的积淀，有人喜欢当下的创新。

时代的更迭不过是纸上的战争。一场大雨过后，胜败模糊。

（指导老师：胡佳丽）

## 烘青豆

○仁和中学917班 陈诺

“活火焙干青玉脆，盈瓶赠到绿珠投。堆盘正好消寒夜，细嚼诗情一种幽。”韩应潮在《栖溪风味十二咏》中，写下对烘青豆的赞美之情。我的家乡仁和盛产烘青豆，历史悠久，是远近闻名的特色美味。

金秋十月，毛豆成熟。奶奶早早下地，把毛豆苗拔回家，摊在晒谷场上，然后戴上手套，忙着摘毛豆。记忆里的国庆，除了飘扬的红旗，家家户户门前堆放的黄豆梗也是仁和独有的节日风景。毛豆丰收，全村开启热闹的“战豆”时光。邻居们三三两两围坐在桌旁，小山一般的青毛豆堆在中间，大家手脚麻利，“聒啪聒啪”，饱满碧绿的豆子如雨般落进盆里。说说笑笑之间，盆便被盛满。

豆子摘好，奶奶先用盐水将毛豆煮熟。刚出锅的水煮毛豆鲜香入味，带着淡淡的咸香，咬开满口清香。煮好的毛豆沥干水分，就进入关键的烘豆工序。旧时，人们在柴火灶上架筛子烘烤，如今柴火灶渐渐少了，仁和人便巧用大铁筒，筒内烧木炭，外面套上纸箱隔热，纸箱上方摆铁筛，均匀铺上毛豆进行烘烤。

翻豆十分讲究，需根据炭火温度，每隔十至十五分钟翻动一次，保证受热均匀。奶奶常常把这份任务交给我，我也乐于完成这件“神圣的差事”。翻面时，我总忍不住偷偷尝几颗，筛边微微烤焦的豆子格外酥脆，咸香适口。原本鲜亮圆润的毛豆，慢慢烘得表皮起皱，却依旧保有翠绿的色泽。

烘完的豆子放入石灰桶搁置数日，彻底吸干水分，再放进冰箱冷冻，就可以当作一整年的茶余小食。即便过了一年，豆子依旧翠绿鲜亮，咬起来咯嘣作响，脆香十足。

烘青豆色香味俱全，是祖辈代代传承的家乡味道。淳朴好客的仁和人，借这一口风味增进邻里情谊。小小的烘青豆，架起了人与人之间温情的桥梁。欢迎大家来仁和，品尝这份地道的乡土美味。

（指导老师：汤建南）

## 故土，是独属于自己的山河

○仁和中学917 班 计明萱

故乡，是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心中的意难平。“身在城市，根在旷野”的作家刘亮程，一生总在离乡、回望与重返之间辗转，却不曾消沉，将万千思索尽数付诸笔墨。

“风从不同方向吹来，人和草木往哪边斜不由自主，能做到的只是在每一场风后把自己扶直。”成长之路往往不由自己做主，时常被时代洪流裹挟。我们总以为故乡是固定不变的坐标，却忽略故乡也在随风变迁。我们无法掌控风向，却可以在风雨过后重整自我。

课间，我常常跟着旁人扎堆闲谈，害怕独自落单。热闹散去，内心却只剩空洞，那些碎片化的消遣，白白消耗了时光。后来，我学着留给自己独处的空间，哪怕只是静静望着天空发呆。翻开《风把故乡吹远》，温柔细腻的文字深深打动了我。喧嚣固然热闹，但独处之时，我才更能听见内心的声音。

故乡，不只是成长的土地，更是回不去的往昔。岁月向前，我们总要奔赴远方，故乡便慢慢远去。“我们真正要找的，再也找不回来的，是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。”这让我想起《倒流时间》，它不只是渴求重回过去，更是怀念中的自我审视。时光如奔涌长河，永远无法倒流。

每当为过往的遗憾懊悔时，总幻想一切可以重来，却忘了当下也会成为日后怀念的昨天。“原来世界最远不是距离，而是昨天”，这句话点醒了我。时无重至，华不再阳，昨日无法追回，但当下的每一刻都握在自己手中。就算时光倒流，也未必能够避开所有遗憾。接纳遗憾，把握眼前，才是成长的必修课。

“心地是最远的荒地，很少有人一辈子种好它。”刘亮程回望渐渐消散的村庄，坦然面对离别与消逝。人生总有渐行渐远的人与事，很难事事圆满。成长便是接纳被风吹散的一切，依旧心怀温柔。纵使故乡被风吹远，心底的温暖与初心永远不会消散。

（指导老师：汤建南）

## 爷爷的秤杆

○仁和中学907班 方健喆

仁和的五月，是被枇杷染黄的。

爷爷的摊位摆在镇口的老槐树下，在这照照攘攘的集市里显得有些寒酸。隔壁年轻的摊主摆出了“扫码立减”和“包邮到家”的牌子，喇叭循环播放着“软条白沙，甜蜜爆汁”。而爷爷只有一张旧木桌、两筐枇杷，还有那杆磨得发亮的老秤。

有个操着上海口音的游客走过来，拿起一颗枇杷端详：“老头，你这比那边贵五毛呢！”

爷爷正低头用粗粝的大拇指擦拭一颗枇杷上的泥点，闻言抬起脸，眯着眼笑了：“贵五毛，甜五分。我这全是树上熟的，不像那边有生摘的，捂不甜。”他顺手掰开一颗，橙黄的果肉像极了流油的咸鸭蛋，“你看，这种皮肉分离的，才是地道货。”

游客将信将疑地称了五斤。付钱时，爷爷把秤毫往外猛地一拉，秤杆翘得老高，像个倒扣的新月。他盯着那高高翘起的秤杆，眉头舒展，仿佛那是他一天中最庄严的时刻。算账时，他掏出算盘噼里啪啦一打，最后却把那五毛钱的零头抹去了：“出门在外，不带散钱不方便。再说，多给你添两颗，比这五毛值钱。”

我在一旁看着，忍不住嘀咕：“爷爷，现在谁还看秤杆啊，人家都是连袋一起称重，赚快钱呢。”

爷爷把多添的那两颗枇杷码进塑料袋，系紧了递给游客，转头瞪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却没什么火气，只有庄稼人特有的执拗：“傻小子，秤杆子是咱果农的脸面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秤低了，心就歪了。那五毛钱，是咱的良心钱。”

那天傍晚，看着爷爷数着那些带着体温的零钱，虽然不多，但他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花。那不是贪婪，而是一种劳动成果被认可的踏实。在喧嚣的枇杷节里，爷爷用最笨的方法守住了最老的底色。他卖出去的不仅是枇杷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。

爷爷是果农中的一员，他种着枇杷，也种着余杭人的纯粹。人群散尽，那高高翘起的秤杆，仿佛还在暮色里悬着，称出了日子沉甸甸的分量。

（指导老师：胡佳丽）

## 诗韵赋银杏 金叶赴青云

○仁和中学918班 汪湘君

深秋的风掠过窗棂，满树的银杏叶簌簌而下。我攥着皱巴巴的期中成绩单，像攥着一团枯涩的银杏叶。指尖的凉意伴着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的沉郁，连阳光都显得苍白。

出成绩后的第一个周日，我对着窗外的萧瑟发呆。书桌上的习题册堆得像小山，我连翻开的力气都没有。忽然瞥见有人往门口放下了什么，是等了三天的快递吗？我快步冲出去，原来是一封薄薄的手写信。

信息瞬息可达的时代，手写信早已是稀罕物。我疑惑地翻看信封，“致孙女”三个字跃入眼帘，那是爷爷苍劲而有风骨的笔迹。我攥紧信纸，脚步沉沉地走回房。

信中，爷爷温和地提起我的成绩，怕我沉溺在失落里，便耐心开导。我看得心不在焉，正要将信塞回，一片金黄的银杏叶悄然滑落，像一颗小小的星辰，落在我的书桌前，仿佛在我迷茫的内心撞开一个洞，挤进了一束光。

仔细端详，这片银杏叶如一把精巧的折扇，脉络清晰如网。爷爷用毛笔在上面题了字：正面是遒劲有力的“勤”字，笔锋里藏着千钧期许；反面是“明年此日青云去，却笑人间举子忙”。

我忽然读懂了爷爷的心意，热爱文字的他，把最深的温柔藏进了一片落叶里。它像迷茫秋夜里投下的一束暖黄的光，稳稳地照亮我脚下的路。我把它轻轻放在作业堆上，那抹耀眼的金黄，仿佛翻涌的稻浪，比日光热烈，比黄金珍贵。

周一返校，我像一位重新踏上征途的旅人，翻开语文书，投入一天的诵读：“满地翻黄银杏叶，忽惊天地告成功。”

（指导老师：沈始花）

## 前度刘郎今又来

○仁和中学918班 刘雨汐

我望见黄河之水滚滚流，击于高石，翻起巨浪。风声震耳，浪涛九曲回转。我看见站在高石之上的诗人，引吭高歌，像一座发光的灯塔。

刘禹锡，三十四岁前，长安城里最耀眼的天骄。可永贞革新，仅仅持续了一百四十六天。一纸诏书，将他与柳宗元一同掷出长安。

二十三年弃置身。我初读此句，只当作数字看。直到那年夏天，我站在老屋天井里，看满院荒草疯长。

自祖父过世之后，老屋便空了。暑假归乡，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天井里的青苔已爬满台阶。曾几何时，这里摆着他的藤椅，他坐在上面摇扇，教我念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。我背不出，他便用扇子轻轻敲我的头，笑骂一句“朽木”。

我在台阶上坐了许久。日光一寸寸移过墙头，把影子拉得很长。

刘禹锡回洛阳那年，也是这般暮色四合吧？他站在故园废墟前，写下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旁人读此句，只当是咏史怀古。只有真正站在自家废墟前的人，才懂得那一瞬间的百感交集。

越平静，越汹涌。我懂这种平静。

祖父走的那年，我没有哭。直到三个月后，某个深夜醒来，忽然摸摸自己的眼眶，竟藏着湿漉漉的温柔。

原来，真正的悲伤，是要等很久以后，等它从记忆的缝隙里渗出来，才知道它一直在那里。

刘禹锡六十七岁作《岁夜咏怀》。同游者零落殆尽，他一人茕茕立于岁末的洛阳城中。

他来做什么呢？那夜，我也在岁末。忽然想起刘禹锡那句诗——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。

（指导老师：沈始花）

## 不长大行吗？

○仁和中学917班 项子纹

在《风把故乡吹远》里，刘亮程用一双感知万物的眼睛，写尽离别与成长。书中写道：若是长大之后内心根基不稳，一阵风，就足以把自己和故乡吹向远方。黄沙梁依旧，菜籽沟未改，可当年的孩子已经长大，守村的老人渐渐故去，很多往事就此停下。“我们真正要找的，再也找不回来的，是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。”朴素的文字，读来满是怅然，也勾起我心底的回忆。

我在河南的农村长大，父母在当地工作。小时候，我在乡村小学读书，外婆住在村子里。每到放学，外婆总会在村口等我。回到小屋，我远远地向在地里抽烟的外公挥手，陪着外婆看动画片。那台厚重的老式电视机、矮矮的竹席椅子，还有外婆因为耳背而格外洪亮、却口齿不清的问候，都成为我珍贵的童年印记。

后来，我跟着父母来到城市读书，回乡的次数越来越少。隔着千里距离，外婆永远离开了我。今年暑假，我回到老家为外婆上坟。从前那个驼背、倔强、嗓门大的外婆，如今安静地长眠在墓园。

我走进外婆曾经居住的老屋，满目沧桑。屋后的土地许久无人耕种，墙角结满细密的蛛网，老式电视机早已不能开机，泛黄破旧的日历掉落在地。四周安安静静，旧时的邻居，有的搬走，有的已然离世。穿屋而过的风依旧，可吹在身上，既熟悉又陌生。

站在空荡荡的老屋里，我心底生出一个念头：我不长大行吗？长大，会承受亲人的离别，面对物是人非的故乡，拥抱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，留下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。

老树、炊烟、麦浪和田埂还留在记忆里。熟悉的面孔慢慢模糊，旧日习俗渐渐淡去，故土封存于记忆。一代又一代人慢慢老去，最后化作书中的文字，消散在阵阵风中。

（指导老师：汤建南）

## 水声起处

○仁和中学908班 卞霏羽

苕溪的水声，听了十四年，我才学会分辨“胖瘦”。

“胖瘦”就是指“发大水”和“落水”。春天，梅雨连着融雪，苕溪就胖了：浑黄的水漫过石阶，撞着西险大塘的青石板，“嘭嘭”闷响，像老者在叙述岁岁年年。夏秋则瘦，水清得发绿，卵石溜光。浅处刚没过脚踝，流过石缝“嘶啦啦”，螺蛳趴在石面，小逆鱼贴着水皮“啵啵”地蹿——瘦瘦的苕溪，却让人想到生命。

十四年了，这是我第一年认真听它。

去年暑假的一个傍晚，我沿溪骑行，在河埠头遇见王阿公钓鱼。“有鱼吗？”“不多。这儿风吹得自在。”他话少，句句都融进水声。“每天都来？”“早晚都来，早来听水，晚来听水。人老了，就图个快活。”我不解，水有什么可听？可此后每个晨昏，他都在那儿，桶里没有更多的鱼。太阳把水面照得波光粼粼，他的背影和水声一样，越来越瘦。

他最后一次坐在那里，是在秋天，水声瘦得像将断未断的弦。后来，我得知，他得癌症走了。生命的最后，他选了苕溪作伴。

原来，苕溪真的承载生命：丰盈时哺育，清瘦时以韧劲慰藉人心，在胖瘦之间教我们与日子的不完满握手言和。

今年暑假，我没有再遇见他，却看见无数人把自己坐进水声里。即将进入初三，压力阵阵袭来，我的未来在哪里？那老人用一辈子告诉了我：远方不在千里之外，而在耳朵侧过去的那一瞬——水声流进来，一万年的路就走完了。

水声还在身后，胖胖瘦瘦，瘦瘦胖胖。我向远方走去，知道它一直在那儿，等着少年坐下来。

苕溪不言，只管胖瘦。余杭人的日子，也就在这涨落之间：丰盈时低头做事，清瘦时抬头看天。

（指导老师：胡佳丽）

## 阿婆的千丝万缕

○仁和中学907班 钟可儿

阿婆的千丝万缕，藏在余杭的春风里。

幼时，跟阿婆去采桑，她总说：“摘叶子要轻，蚕宝宝挑嘴，碰伤了的叶子，它不吃的。”

她那双布满细纹的手在枝叶间翻飞，比机器还精准。那时，我不懂，一片桑叶，何至于这样郑重其事。

五月“作茧自缚”，院子里聚满了人。煮茧全凭经验拿捏火候，短了，丝扯不开，长了，失韧性；漂洗后，裂茧取蛹，扯松丝套在指上。婆婆们半分钟就能将一个茧扯成薄如蝉翼的“绵兜”，七八个叠成一个大绵兜，拧干晾晒。她们边扯绵边闲聊，漾开岁月的影子。

深秋翻被又是另一番模样。阳光照在蚕丝上，折射出彩光，也照在阿婆的鬓发上，千丝万缕，恍若簪了一簇花。四人各攥一角，用力扯开，在谈笑中叠了一层又一层。缝针时，阿婆备好老花镜，院子里出奇地安静，世界就在一针一线中穿梭——温情都裹进了一床被子。

年复一年，阿婆守着煮茧、扯绵、翻被的旧手艺，收藏着故乡的温度。阿婆没变，我却寻不到田埂边的老桑树。桑园装了温控大棚，用传感器监测温湿度；年轻人办起了研学工坊，城里的孩子来认桑叶、喂蚕宝宝。不必伤感，阿婆的坚守正被更多人看见。

良渚的丝织残片证明，五千年前的先民已经会让蚕丝穿过骨针。从周代贡品到明清运河商船，桑叶的脉络间，流淌的难道不是余杭人的根脉？

裹着新做的丝绵被过冬，轻而暖，像被薄云托着。里面藏着的不只是蚕丝，还有几千年来不曾断过的余杭人对日子的诚恳等待。

四季流转，阿婆已不在。她的蚕丝店还在镇口守望。提起她，总想起她顶着一头银发，笑着笑着，把头埋进绵兜，仿佛化作千丝万缕飘向远方。

（指导老师：胡佳丽）

## 风吹起故乡的离歌

○仁和中学917班 盛韩晗

合上《风把故乡吹远》，窗外的风呼啸而过，带着八月的燥热，勾起心底对故乡的思念。从前居住在老房子的夏末夜晚，繁星铺满夜空，后院那棵粗壮的老树，如同沉默的老者，静静见证岁岁流年。

书中没有过多描写离乡之人，字里行间却处处是远走他乡的身影。“捉迷藏的孩子们有时会离开几个，走进大人堆里，不再回来”，寥寥数语，勾勒出成长的模样。昔日巷间嬉笑打闹的孩童，慢慢长大，奔赴远方。“我正像一朵蒲公英慢慢散开”，是啊，我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，随风飘散，奔赴远方。

儿时，我总听长辈闲谈：谁家的年轻人外出，鲜少归来；谁家的老人离去，再也不见踪影。年幼的我满心不解：不明白年轻人们为何不愿重回故土。只有风日复一日掠过老树枝头，默默守望着这片乡土。

记忆里的许多个秋天，我跟在妈妈身后，去村前桂花林打桂花。微风拂过，浓郁的桂花香四处弥漫，香甜萦绕鼻尖。妈妈笑容温婉，小心地把桂花收进布袋，把桂花枝插在发间，宛若温柔的花仙子，画面烙印在我的心上。

我随父母重回旧地，不见当年打桂花的人。许多人纷纷离开，老屋都已拆迁，昔日热闹的房屋化为我垣瓦砾，静静诉说着旧日往事。风依旧在吹，掠过桂花林，拂过瓦片堆，吹过逝去的时光，却再也吹不到那棵老树的枝头。

风真的把故乡吹远了。与故乡紧紧相连的人和往事，在岁月里一点点吹散。唯有绵长的思念，能带我们重回过往，在记忆里与故乡再度相逢。

（指导老师：汤建南）